

Artvision ModernLife “本質藝術”當時得令

Jaliman和她的「點、線、面」

作者■龐類德 攝影■張一中 圖片提供■Kathryn Jaliman

“藝術家應該無視於一般人對形的見解，無聞於理論教條或時代的要求。他的眼睛應該開向自己內在的生命。他的耳朵應該朝向自己的心。然後去抓取任何一種不管被承認或不被承認的方式……藝術由感覺開始。”

——康定斯基（Kandinsky），

《藝術的精神性》

時

髦多變的台北，對新事物的饑渴猶如對愛情需索無度的女人。在流行過拼貼、片斷、粗糙、亂成一團的所謂後現代文化之後，台北人開始對這種物質的，水平無深度的東西感到厭煩，於是又像鐘擺似地擺向另一個

極端：追求「精神性」。君不見和佛禪有關的著作，不論是「歡喜自在」，或是「證嚴法師靜思語」，都高列金石堂暢銷書排行榜；每有佛教法會，動輒成千上萬人。尤其前國防部長全家投身入禪，更造成民間學禪高潮。這種現象是否反映現代人返璞歸真的嚮往？也許是；但是，從金石堂暢銷排行榜的風向球來看，有人更寧可相信這只是另一波熱浪襲擊台北盆地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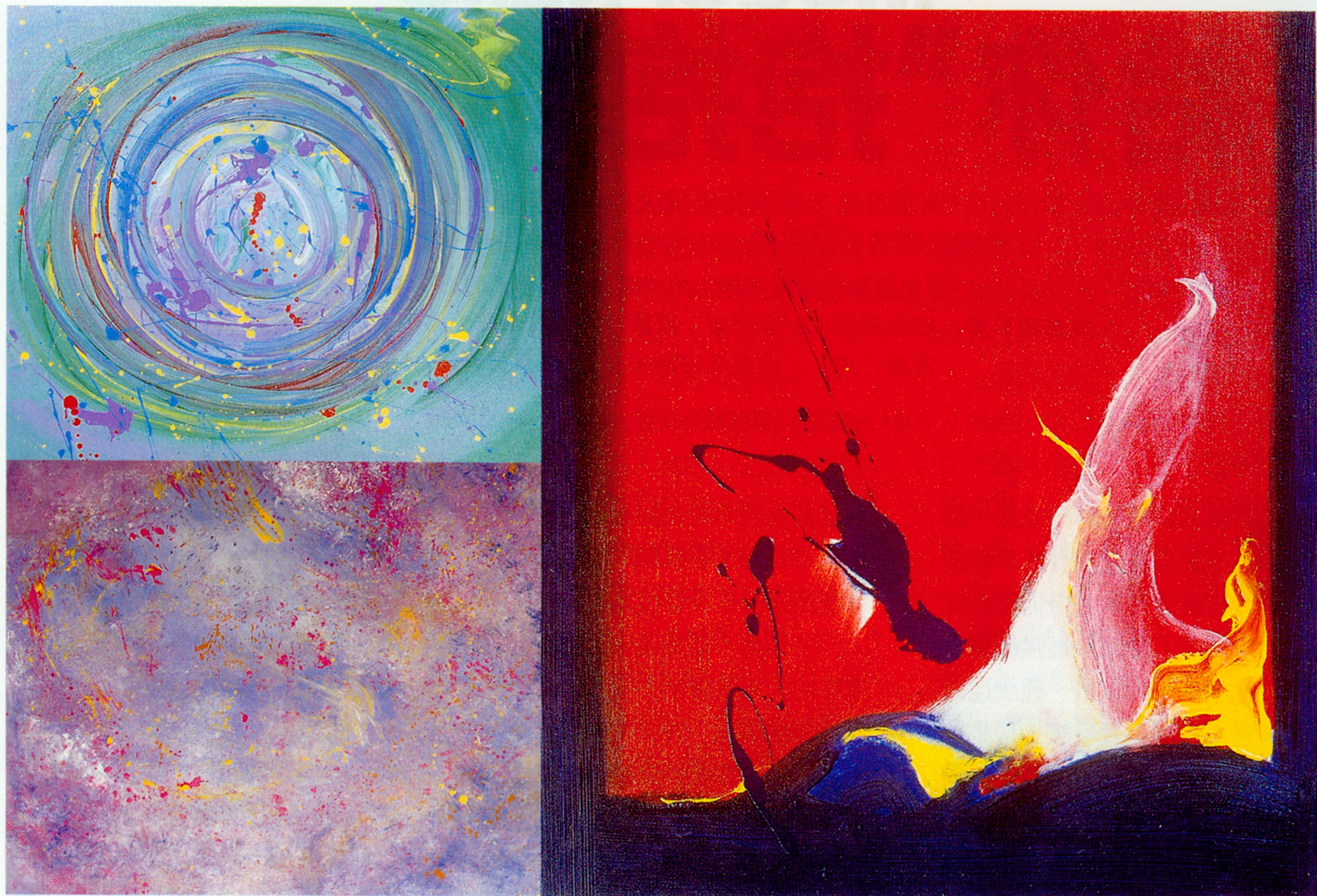
而有著敏銳嗅覺的藝術界，當然馬上聞到這股新的氣息。於是，最近出現了標榜一種「本質藝術」（Essence art）的繪畫創作。這種本質藝術的定義是「藉著點、線、面、及色彩，表現各種表象下的心靈本質；透過畫作，與觀者取得心靈的共鳴。」顯然有點宗教的、神秘主義的傾向；尤有甚者，正如某些媒體宣稱的，「本質藝術畫家接受委託作畫時，還會觀察對方的『氣』而創作與其磁場感應契合的畫作，讓觀者在潛默中審視自我內心的心靈本質，返璞歸真。」

聽起來有點像時下流行的聽音樂治病一樣，讓人感到玄之又玄。為了瞭解本質藝術的本質，本刊特別拜訪了甫在台北開過本質藝術畫展的美國藝術家——Kathryn Jaliman。

Jaliman是一位美麗而和藹的女畫家。她非常熱情地迎接我們到她的工作室。工作室到處是中國的瓷器、陶器，顯示她對東方文化的嚮往。

Jaliman自小即對繪畫充滿興趣。大學時修的是教育，後來又拿





到藝術碩士（MFA），便開始了藝術的不悔路。Jaliman通曉各種繪畫流派，但她特別喜歡印象派畫家，因為她覺得印象派畫家（尤其是梵谷）是「為他們自己而畫；但也就是因為如此，他們為世界而畫。」

之後，她在偶然機會中接觸到宋朝的繪畫而大為傾倒。她覺得宋朝的畫家不僅是繪畫大師，同時更是生活的大師。因此，她開始透過各種方式，學習東方文化。由於東方文化強調無形的「氣」、精神內涵、本質的冥思，漸漸地她開始擺脫繪畫一切既定的形式，而想從畫中表現一種直觀、內在的視界。於是她開始走入抽象畫。她引用了二十世紀初西方偉大抽象畫家兼理論家康定斯基（Kandinsky）在「藝術的精神性」一書中的話說：「當宗教、知識和道德破產時，一切外在的支柱也告解體，人們就會從外在轉向自己的內在。另一方面，不信任物質主義科學方法的人愈

來愈多，尤其在處理涉及非物質的問題時。

正如藝術向原始藝術裏搜尋一樣，這些人也轉向那個半被人遺忘了的時代。」這裏康定斯基所說的「半被遺忘的」，Jaliman覺得指的就是東方文化。

因此，看Jaliman的畫，上面會有許多康定斯基所說的「點、線、面」，以及強烈的藍、紅等底色；照畫家的說法，是希望觀者看畫之時，能同時返觀自身內心，並感受到一種與畫相應而生的寧靜、快樂，達到真理至樂的境界。

在踏出Jaliman小姐美麗的畫室之際，耳中還縈繞著「essence」、「truth」、「reality」等字眼（Jaliman不懂中文），心裏對西方人竟如此仰慕中國文化而感到自豪。但是，撇開這種民族主義的虛榮心，我們也許可以問：Jaliman的抽象繪畫，標榜為「本質藝術」的真正意義何在呢？前些日子報紙曾報導，有一隻黑猩猩因牠畫

的抽象畫而獲獎。我們並不討論這隻黑猩猩是不是具有藝術天賦，也不是討論一隻黑猩猩該不該得獎。也許，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想：是不是標榜某某風格，某某主義的藝術，宣稱「看不懂就是美」的東西，大家就會盲目地崇拜？難怪現代的藝術家話說得特別多，全身貼滿藝術名牌標籤。

相信大家對「國王的新衣」這個童話都耳熟能詳。小時候對故事中那兩個瘦削、略帶憂鬱氣息、整夜工作的騙子印象非常深刻。他們以非常細膩的口氣敘述他們的傑作，並且以稍稍痛苦的腔調說：「如果您看不見這件新衣，那麼很抱歉，您是一個蠢蛋。」於是大家都「看見」了看不見的東西。這個故事非常類似藝術家和羣眾之間的關係，而藝術就是那件「看不見的新衣」，究竟有沒有誰也不知道。可是，如果是因為害怕被譏笑愚蠢，而硬要承認自己看見實在不曾看見的東西，這是不是更愚蠢呢？